

SICHOUZHILU YUXIYU
XUSHI WENXUE

丝绸之路与



叙事文学

韩文慧
著



西北大学

SICHOUZHILU YU XIYU
XUSHI WENXUE

丝绸之路与西域
叙事文学

韩文慧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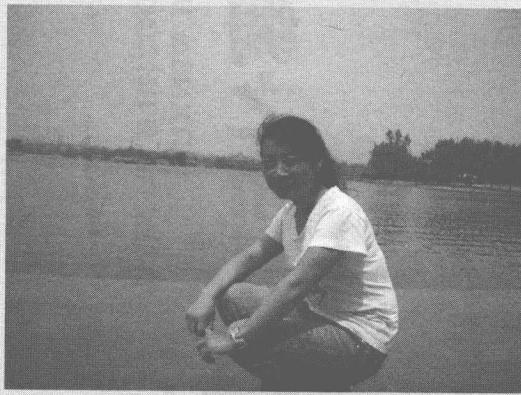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西域叙事文学 / 韩文慧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04-3716-3

I . ①丝… II . ①韩… III . ①叙事文学—地方文学史
—研究—新疆 IV . ①I209.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6059号

丝绸之路与西域叙事文学

作 者：韩文慧 著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331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24千字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3716-3
定 价：28.00元



作者简介

韩文慧，女，回族，新疆昌吉人，1985年出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元明清文学、西域文化方面的研究。

读博期间在《社会科学论坛》《唐都学刊》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有《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20世纪以来丝绸之路研究述评》《魏晋时期西域宗教文化与乐舞绘画艺术》《神话新解——文艺批评家眼中的神话》《从李珣兄妹透视唐五代穆斯林作家华化现象》等。



序

韩文慧来电话告诉我她要出书，我很吃惊，就问她有这么急吗？一般情况都是博士毕业才修改、充实论文出版的。她告诉我这本书不完全是博士论文的内容，只是相关的研究，并让我给她的书写序。作为老师，我不能再三推辞，只好答应。随后我就把她发来的书稿浏览了一遍，还真觉得不错，值得出版。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对欧洲、亚洲、非洲大陆交通要道的统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于其所途经的这一漫长而辽阔的地区，历来冠以“西域”的称谓。而狭义的“西域”实指新疆。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地段。如果把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之始的话，那么丝绸之路的开通便把新疆同中原、中亚、西亚连接起来，使这里的人们从来自东西方的新风中苏醒过来，从而使古代西域成为开放的历史文化区域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阔舞台。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更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更为精细。在此大背景下，该书的研究就更具有时代的意义。该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叙事文学，具体的范围主要指的是新疆境内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叙事文学。其范围主要包括境内各族人民自古至今创作，承传的叙事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传说、故事，英雄史诗等。斯书从西域经典叙事作品出发，以西域叙事文学与周边文学的影响关系为契合点，力求从中显现出丝绸之路叙事文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斯书包括绪论在内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汉代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出现在丝路上的文化交流，再及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叙事文学，总括了西域叙事文学概貌，指出其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第二章作者站在更为广阔的大丝路背景之上，极力凸显了狭义西域的优势：东接中原文化，西南被阿拉伯、波斯、罗马、印度包围。基于优越的地缘优势，自然决定了其文化上恢弘的接纳功能与旺盛的创作精神。各民族间文学交流上的互通有无更是为西域叙事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从民族文学出发，分别概述了狭义西域的哈萨克民族、柯尔克孜民族、塔吉克民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丝路民族文学的大致发展状况，为我们呈现出西域叙事文学的总体面貌。第四章可谓是全书的重点部分，从作品文本出发，详细

分析了西域经典叙事文学作品的特点与普世价值，包括世人熟知、流传久远的《福乐智慧》《艾里甫与赛乃木》《鹦鹉的故事》《萨利哈与萨曼》等，从中挖掘出丝路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文化遗产，它比物质文化遗产更为可贵、更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第五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浓缩、提炼出了东西交流的产物——民族文学碰撞的火花，即发生影响之后的西域叙事文学，作者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哈萨克文学中的异域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伊朗史诗《列王纪》与《玛纳斯》进行比较研究，对印度文学中的《五卷书》故事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讨论。第六章为结论，总结了丝路叙事文学的特点：民族性、复杂性、集体性和口头性。继而由西域叙事文学扩展到西域艺术，为其艺术交流的开放性铺设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翻阅书稿，我有如下的感觉：首先，研究视角独特。与一般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相比较，作者从文学角度出发，展示丝路叙事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美。对于内容的选择，新疆作为西域腹地，内地学者关注的目光较少。作者以独到的眼光触及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学性质，站在中亚、中原文学的空隙中寻找、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叙事文学作品的价值。对于西域叙事文学，作者能够发现其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又能够看到接受异域文化影响的因素，进而探讨两种文学融合后的文化特质所形成的复合型文学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研究方法有创新。从该书的构架看，作者的研究方法显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作者不像一般的叙事文学研究者仅限于资料的收集和泛泛而论，而是重在丝绸之路文化大背景下对丝绸之路民族叙事文学文本本身的研究，注重叙事文学表演性、口头性等特征，全方位挖掘作品文本的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

再次，资料比较丰富，可自圆其说。从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尽管年轻，学力稍显稚嫩，但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故该书资料比较丰富，所引资料能够支撑其论点，譬如西域经典叙事文学作品哈萨克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玛克——绍波克》、维吾尔文学奇葩《鹦鹉的故事》等都是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是难以见到的很重要而难得的资料。

一位在读的博士生，在搜集博士论文资料的同时，有所发现，而著成此书，作为她的导师我还是比较欣慰的。愿韩文慧同学以此书作为良好的开端，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收获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聊此为序。

高益荣

2015年6月20日于景丑斋

前 言

众所周知，中国有两大古代历史遗存举世闻名：一是丝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旅行报告书》中指出：“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叫作‘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这一学术名词才被世人知晓，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到了20世纪，丝绸之路学逐渐形成，继而成为世界性显学，揭开了世界对东方文化历史研究的帷幕。

自公元前139年始，张骞两次凿空西域，打开了中西交通孔道，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才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以地缘“凿空”引起的国人在对外认识上的变化开启了人的“心智”，它不仅冲破了狭隘的“自我中心”，同时打通了不同民族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障碍与隔阂，沟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进而超越民族，开启了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文明之途。狭义的西域——新疆地区虽因三山夹两盆的地势受到限制，但相对来说其东部同河西走廊相衔接，方便同中原的交往，西南部有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与上述文化相伴而来的希腊文化，对新疆地区形成冲击和包围之势。基于人类共同秉承的扩大文化交流之强烈愿望，西域具备巨大的文化辐射力量与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此种力量和精神面前，任何一种封闭的自然地理屏障都会被冲垮。每一个民族都希冀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所能达到的遥远极限。

西域丝绸之路叙事文学所处的位置都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从横贯欧亚大陆的整个丝路更为科学的角度看，它们是区域性、局部的民族叙事文学，但由于居于重要的东西方文化的枢纽地带，所以它的叙事文学也就具有一定代表意义。西域叙事文学是西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与作家文学相比，其叙事文学更加接近民族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西域民族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无一例外地在其叙事文学中得到生动形象的反映。可以这样说，在西域作家文学产生之前，叙事文学已经为它做好各种准备。西域地区代表性的民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等，他们的叙事文学大多篇幅较长，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出了古代社会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具

有较强的写实性与现实性。

丝路叙事文学以其独特迷人的艺术思想价值、丰富齐全的艺术种类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整个丝路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发展史上描绘着灿烂的一页，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都无法比翼的。然而，其研究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叙事文学的研究正处在起步不久的初级阶段，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对叙事文学的研究倾向于搜集资料，为有关学科服务，无疑这也是需要的。然而，真正意义上对丝绸之路民族叙事文学的研究需要对作品本身进行探索、注重叙事文学表演性、口头性等特征，对作品的文本价值进行研究。此外，我们研究叙事文学的研究方法还略嫌单一，应该在借鉴社会历史的传统方法基础之上，更多融入美学、结构符号学、文化人类学、信息学、一级传承学等多种方法，建立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学科的系统研究框架。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西域为我们留下了举世惊羡、瑰丽辉煌的文学艺术宝库，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开放、开明、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较之历史文化艺术的具体遗存，更具有继往开来意义，更加可贵。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外文化史上占据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今天，世界文化大肆涌入中国，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最为辉煌的景象。在此，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如何让丝绸之路叙事文学重放异彩，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其意义无疑更加耐人寻味。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代西域	3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周边	3
二、丝路大事件与汉代西域	8
第二节 丝绸之路对西域的影响	11
一、汉朝建设和维护丝绸之路	12
二、丝绸之路开启的西域历史新纪元	15
第三节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18
一、物质文化的交流	19
二、思想文化的交流	20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叙事文学	23
一、丝绸之路西域叙事文学概貌	23
二、研究西域叙事文学的重要性及方法	26
第二章 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背景	29
第一节 西域与阿拉伯、波斯的交流	31
一、西域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	32
二、波斯新韵渡流沙	35
第二节 西域与印度文化的交融	38
一、印度音乐的传入	38
二、印度舞蹈对中国的影响	40
三、印度绘画的传入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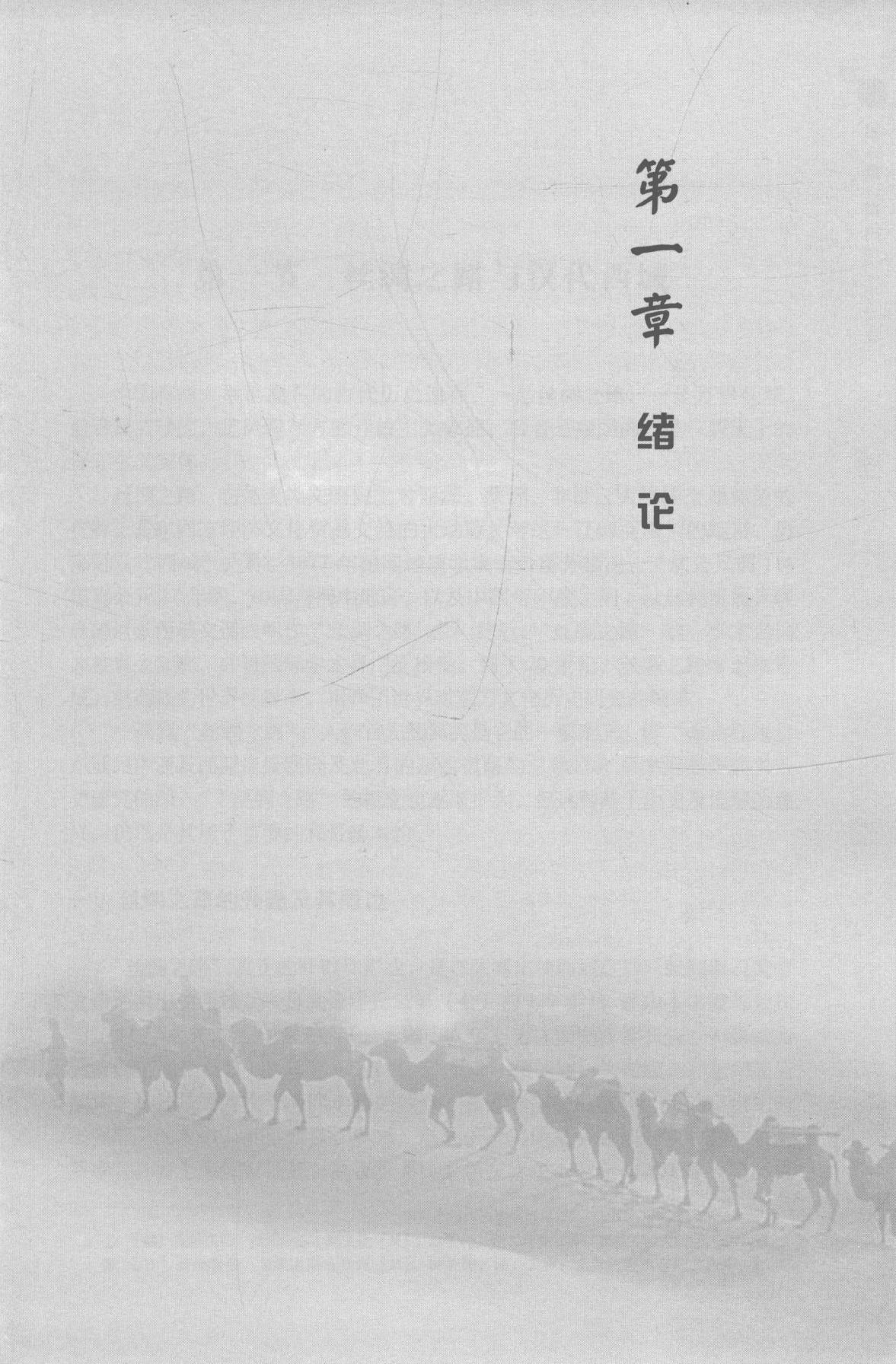
第三节 西域与罗马的交流	44
一、汉使前往罗马	45
二、罗马使节赴汉	47
第四节 西域与中原文化	49
一、西域与汉文化	49
二、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51
三、西域对汉文化的影响	53

第三章 西域各民族叙事文学概述	57
第一节 哈萨克民族叙事文学	59
一、哈萨克民族叙事文学的分类	59
二、哈萨克民族叙事文学的艺术特质	62
第二节 柯尔克孜族叙事故事	67
一、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与神话	67
二、柯尔克孜族的叙事故事	70
第三节 塔吉克民族民间故事	74
一、文学反映的几个重要社会生活面	75
二、作品中几种令人注目的形象	79
第四节 维吾尔族叙事文学	82
一、维吾尔文学概述	82
二、维吾尔文学的分类	84
三、维吾尔文学的分期	85
第五节 乌孜别克族叙事文学	87
一、宣扬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的思想	88
二、作品中的形象：哈哈镜中的一国之尊	89
三、机智、幽默、风趣的语言	90
四、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93

第四章 西域经典叙事文学作品	95
第一节 哈萨克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	97
一、长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98
二、长诗中的人物刻画	100
三、长诗的结构处理和具体描写	103
第二节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玛克——绍波克》	107
一、史诗的风格和韵味	107
二、对柯尔克孜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借鉴	109
三、一曲英雄的献歌	112
第三节 维吾尔文学奇葩《鹦鹉的故事》	114
一、维吾尔族人民人生哲理和道德规范的凝结体	114
二、《故事》中可尊敬的“先知”形象	116
三、《故事》的艺术特色	118
第四节 维吾尔叙事故事《艾里甫与赛乃姆》	122
一、叙事故事的流传背景	122
二、叙事故事的艺术特色	127
第五节 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福乐智慧》	129
一、《福》书的内容	130
二、《福》书的结构	134
三、《福》书中的哲学思想	135
第五章 东西交流产物：民族文学碰撞的火花	139
第一节 哈萨克文学受外来文学的影响	141
一、阿拉伯文学的影子	142
二、波斯神话的影响	144
三、相同文化演变规律探寻	147

四、阿拉伯文化对中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150
第二节 英雄史诗《玛纳斯》与《列王纪》比较研究	153
一、《玛纳斯》与《列王纪》源流概述	154
二、《玛纳斯》与《列王纪》中的英雄怪异诞生母题	158
三、《玛纳斯》与《列王纪》中的亲属背叛母题	162
四、《玛纳斯》与《列王纪》相似母题原因探究	166
第三节 印度《五卷书》故事在回鹘文学中的传播	169
一、《五卷书》故事与回鹘历史概要	170
二、《五卷书》故事在回鹘的传播途径	171
三、《五卷书》故事在回鹘传播的原因	174
四、《五卷书》故事在回鹘的传播实例	175
第六章 结论	181
第一节 丝绸之路叙事文学的特点	183
一、民族性	184
二、复杂性	186
三、集体性和口头性	188
第二节 从西域叙事文学看其艺术的开放性	190
一、恢宏的接纳功能	191
二、旺盛的创造精神	194
三、巨大的辐射能力	19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代西域

中国有两大举世闻名的古代历史遗存：一是丝绸之路，一是万里长城。前者是流动的，是风迎八方的开放主义象征；后者是凝固的，是一统天下的保守主义实体。

丝绸之路，它是人类文明史上对亚洲、欧洲、非洲三大陆间交通要道的统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贸易交流的大动脉。对这一辽阔而漫长地带，历来冠以“西域”之称。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指出：“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叫作‘丝绸之路’。”^①此后，“丝绸之路”这一学术名词才被世人知晓，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到了20世纪，丝绸之路学逐渐形成，继而成为世界性显学，揭开了世界对东方文化历史研究的帷幕。

一谈到“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一般定义，即“太古以来自东亚经中亚及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道路的总称。”^②后来随着东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逐渐扩大，但这种基于历史及地理的意义，仍然是其居于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周边

“丝绸之路”真正的开辟和形成，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一是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途中不幸被匈奴扣留达11年之久，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方才回归汉都长安。一是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受命出使西域，为说服乌孙东归祁连故地。乌孙是原游牧于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之间的民族，公元前2世纪时被强邻月氏攻破，部落四散。后来，乌孙王子莫昆猎骄靡被匈奴收养，长大后率乌孙将士为匈奴征战，决议报月氏之杀父之仇。公元前161年，猎骄靡

① [德] 克林凯特.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M]. 赵崇民, 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1.

② [日] 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史研究 [M], 钟美珠, 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2.

率兵攻占月氏伊犁河流域，势力逐渐强大。此次张骞欲说服其与汉结为兄弟，共同夹击匈奴，但未得到乌孙的积极响应。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本出于政治目的，殊不知却揭开了中外交流之辉煌历史诗篇。长久以来，中国人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西汉时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沿袭了古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仅以流传秦汉的《山海经》而言，就有大量类似的描写，如描写其中之一的众神所在的都城——昆仑山一带：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善守之，百神之所在……^①

又有天柱立于此：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奇高如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②

这些虽然是以神话的形式呈现的，但却是古代先民以所处环境为心想象出来的心目中的世界。他们认为这里就是世界最高的地方，也是世界的中心。越高处越神奇：登上第一层，可以长生不死；登上第二层，便能获得呼风唤雨的本领；登上第三层，既可成神，并到达天帝的住所。但仅凭人力又无法登上天，于是出现了“天柱”“天梯”“大柱撑天”的神话。这种“自我中心”，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的精神、政治、生活各个层面，所以“中国”——“中心”之“国”就源于此。

因此，在张骞两次凿空西域，打开中西交通孔道，中国与西方——不仅仅是狭义的西域有了接触之后，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才得以改变，甚至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到了唐代，中国人审视世界的眼光比起汉代则更加开阔。由此可见，以地缘“凿空”引起的国人在对外认识上的变化，其实就是“凿空”带来的超越。由“凿空”开启的人的“心智”，不仅冲破了狭隘的“自我中心”，超越了自我，又打通了不同民族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障碍与隔阂，沟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进而超越了民族，开启了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文明之途。

我国的劳动人民，最早掌握了饲养家蚕技术，用生产的蚕丝来织造丝绸，创造了自己的科技。因此，古代的西方人称中国为 Seres，意即丝国。^③在相

^① (晋)郭璞.山海经·海内西经 [M].毕沅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3.

^② (西汉)东方朔.神异经·中荒经 [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7.

^③ 杨宪益.零墨新笺 [M].北京:中华书局,1947: 2.

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民独自擅长这门技术，精美的丝绸引起了西方世界的热爱。他们不辞辛苦地穿过雪山沙漠，跋涉而来；我国的人民，也同样克服困难，梯山航海，向西方世界传播我们的文明成果。从汉唐时的古都长安，到安息（波斯、伊朗）、佛揉（东罗马、拜占庭），渐渐从无路的地方，踏出一条悠长的路。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以惊人的毅力沿着这条天路，把中国丝织品运输到遥远的国度、遥远的人民中间去，这就是贯通欧亚非的丝路的由来。

这条运输中国丝绸的大路，通向西方世界，因此，古代就把沿途所经，统统称之为西域；西域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在汉唐时代，中国的西部疆域，比现在的版图广阔。唐代比之汉代的西疆更大，往西直到黑海边上。这有在西疆发现的唐代文物可以为证。西部昭武九姓的领地，在唐代都隶属中国，设有羁縻州。如安国、石国、曹国等人民，都尊奉唐帝国为大可汗，而自居臣属地位。其各族人民，有原来定居内地的，也有长久同化的。

就我国古代蚕丝的发明与丝绸的制造，东西方考古学者依据遗存的古物和古代文献记载，进行了不少可贵的研究。夏鼐同志在其《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中说：

我国古代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至迟在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殷代在公元前 17 世纪，距今已经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当时所遗留的甲骨文字中，有形似蚕、丝的象形文字，学者还不能确指就是桑蚕，但是在殷代，蚕丝生产的情况确是事实。它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所享用，也为当时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社会上层所爱重，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甚至不惜重金远求购买。这一横贯亚欧大陆运输丝绸的商业往来通道，就被历史上称为“丝路”即“丝绸之路”。^①

此处正印证了夏鼐同志的观点：

“我们只有充分了解我国古代丝绸生产所达到的技术水平，才能认识当时我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也才能认识古代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②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为这条绿色长廊铺上五彩缤纷的丝绸，才使“丝绸之路”发出夺目的光彩。这一绿色飘带所到之处遂成为世界文明的关键

^① 夏鼐. 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考古 [J]. 1972 (2): 21-27.

^② 夏鼐. 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考古 [J]. 1972 (2): 21-27.